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文賦集釋

陸機 著
張少康 集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 主編

文 賦 集 釋

陸 機 著

張 少 康 集 釋

人民文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文賦集釋/張少康集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5.12 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ISBN 7-02-003166-8

I. 文… II. 張… III. 文學理論-中國-古代
IV. I20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0)第 18768 號

美術編輯:何 婷

責任印制:李 博

文賦集釋

Wen Fu Ji Shi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內大街 166 號 郵編:100705

北京東遠新宏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字數 252 千字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9.75 插頁 3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數 3001—8000

ISBN 7-02-003166-8

定價:18.00 元

前言

陸機《文賦》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第一篇系統地論述文學創作問題的重要著作。爲了全面地理解《文賦》的內容，有必要對陸機的生平思想作一個簡要的介紹。

陸機（公元二六一——三〇三），字士衡，吳郡人。出身於三國東吳一個顯貴的家庭。他的祖父陸遜是丞相，父親陸抗是大司馬，均爲東吳名將，有大功於國。陸遜的從伯父陸績則是漢末著名的經學大師。故《晉書·陸機傳論》說他家是「文武奕葉，將相連華」。陸機自幼聰明好學，《晉書》本傳說他「少有異才，文章冠世，伏膺儒術，非禮不動」。但他的遭遇很不幸，剛滿二十歲，晉滅吳，他的幾個哥哥也被殺害。陸機只好和弟弟陸雲「退居舊里，閉門勤學」。晉武帝太康末年，陸機和陸雲離家奔赴洛陽尋求功名。他們拜謁了地位顯赫的張華。張華喜愛文才，「性好人物，誘進不倦」，曾說：「伐吳之役，利獲二俊。」介紹他們結識名流、權貴。故自元康元年起，陸機先後做過太子洗馬、著作郎、尚書中兵郎、殿中郎等。永康元年，趙王倫輔政，以陸機爲相國參軍，賜爵關中侯，又以爲中書郎。後趙王倫圖謀篡位未遂被殺，陸機亦受到牽連，被收押下獄。幸賴成都王穎和吳王晏的救助，得以免死，在將要被充軍時遇赦。當八王之亂、天下動蕩之際，陸機的朋友、同鄉都勸他引退返吳，可是陸機「負其才望，志匡世難」，不肯聽從。他以爲成都王穎「必能康隆晉室」，遂投奔他。成都

王穎也很重用他，讓他參大將軍軍事，後又爲平原內史。太安二年成都王穎起兵討伐長沙王乂，以陸機爲後將軍、河北大都督。陸機與長沙王乂軍戰於鹿苑，大敗，宦人孟玖等誣機有謀反意，遂被殺，其弟陸雲及二子均同時遇害，時機年僅四十三歲。

陸機在政治上以儒家思想爲指導。他出身將門之後，很想承繼父祖之業，有所作爲。所以在閉門讀書十年之後，就出去尋找出路。他在赴洛途中寫的詩說：『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雖然懷念家鄉，但更看重建功立業，希圖有機會一展自己的抱負。他的政治理想在《遂志賦》中有很清楚的表述。他在歷數堯舜文武的功業後，接着就說：『仰前蹤之綿邈，豈孤人之能肖。匪世祿之敢懷，傷茲堂之不構』。然後敘述了傳說、伊尹、蕭何等先困頓而後遇明主故事，說：『彼殊塗而並致，此同川而偏溯』。他自己的態度是：『要信心而委命，援前修以自程。擬遺迹於成軌，詠新曲於故聲。任窮達以逝止，亦進仕而退耕。庶斯言之不渝，抱耿介以成名』。他的環境和遭遇，使他只好等待命運的安排。我們從他詩賦中所表現的憂傷悲涼心情來看，他對前途也確實並不樂觀。陸機的思想雖以儒家爲主，但亦有受道家思想影響的一面。他在某些詩賦中亦表現了對道家爲人處世態度的一定興趣。比如在《列仙賦》中對仙人因自然以爲基，仰造化而聞道。性冲虛以易足，年緬邈其難老』的贊美，《幽人賦》中對『超塵冥』、遊『物外』、擺脫『世網』纏繞的羨慕，尤其是《文賦》中所表現的老莊思想的影響，都可以說明這一點。由於當時道家思想泛濫，而且儒道開始合流，陸機以儒爲主而兼有道家思想，是和時代的思想特點一致的。

陸機是西晉代表作家，詩、賦、文章在當時負有盛名。他的著作很多，可惜多半已散失。所撰《晉紀》、《吳書》等歷史著作，也都亡佚。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賦和文的成就比詩要更高。陸機的詩以擬古之作爲最多。擬古是當時文人的一種風氣，它大半也是屬於練筆或對古人詩文愛好而作，並非爲了欺世盜名。陸機的賦以抒情小賦爲主，有比較真實的思想感情，藝術上也比較成功。他的幾篇著名的文章都是有爲而作。如因孫氏在吳，而祖父世爲將相，有大勳於江表，深慨孫皓舉而棄之，乃論權所以得，皓所以亡，又欲述其祖父功業，遂作《辨亡論》二篇。他看到齊王冏「既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就作《豪士賦》以刺焉。『又以聖王經國，義在封建，因採其遠指，著《五等論》』。但是，陸機在文學方面最大的貢獻還在於《文賦》。

《文賦》的寫作年代，迄無定論。杜甫《醉歌行》說：「陸機二十作《文賦》。」但後人對此頗多懷疑。清人何焯以爲這是杜甫誤看李善所引臧榮緒《晉書》所致。然而也有人認爲杜甫所說有道理，如清人徐攀鳳即持此見。近人遼欽立根據陸雲《與兄平原書》第八書提到《文賦》，又考出此書寫於陸機四十一歲時，乃定《文賦》之作在公元三〇一年。陸侃如又補充訂正，認爲當作於公元三〇〇年。然而他們所說根據並不很充分。姜亮夫先生於《陸平原年譜》中則認爲陸雲給陸機的第八書中『文賦』兩字非指《文賦》，乃指文與賦。姜說也有一定道理。他同意杜甫之說，然而也沒有提出新的有力證據。《武漢大學學報》載毛慶《文賦》創作年代考辨》，根據陸機詩文中用語和《文賦》用語的比較而認爲《文賦》係入洛後所作，亦可備一說。但是總的說，目前尚無材料可以確切地說明《文賦》

的創作年代，不能輕下結論。好在這個問題對理解《文賦》的內容並沒有什麼影響，儘可留待進一步的研究。

關於《文賦》的基本內容，《集釋》中已有詳細分析，不再贅述。但是有兩個問題需要在這裏作簡略的說明。

第一，關於《文賦》思想的歷史淵源問題。《文賦》的要旨是講創作過程。陸機的創作思想，從《文賦》來看，主要是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在陸機以前，還沒有有人具體地系統地論述過創作問題。儒家歷來是重在論述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現實、文藝的社會功用等，而對創作構思、創作過程等却没有什麼論述。但是，道家，特別是莊子在論述技藝神化問題時，則涉及到了很多與創作有密切關係的重要問題。道家思想在陸機那個時代很流行，陸機要論述創作問題，很自然的會從老莊學說吸取思想資料。他的《文賦》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很明顯，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看出。

首先，是言意的關係。陸機是主張「言不盡意」的，此點郭紹虞先生在《關於〈文賦〉的評價》一文中早已指出。陸機在《文賦》中雖然也力圖解決「意不稱物，文不逮意」的問題，但感到非常困難，所以只能說：「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弦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表現出道家觀點。何焯評此段云：「作文之妙處不可言，但去其病處而妙已全矣。賦中歷剖病處，正要人從此下手，究竟赴節應聲之妙，原不可言。文也幾於道矣。」這個評論是深得陸機本意的。其次，是在構思過程中強

調「虛靜」。陸機認為創作構思的成敗，關鍵是在能否做到內心「虛靜」。《文賦》開篇就提出要「佇中區以玄覽」，「玄覽」即是「虛靜」之意。故許文雨說：「此道家深觀物化之說。」進入構思過程時，《文賦》又說：「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李善說：「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訊，靜思而求之也。」這種不視不聽的境界，也就是莊子所說的「虛靜」境界。（參見三二頁「釋義」部分）《莊子·天地》篇說：「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虛靜而後能智照日月，洞察精微。《文賦》又指出，當創作中碰到「岨岨不安」的蹇塞狀況時，則應當「罄澄心以凝思，眇衆慮爲言」。這也是指的虛靜境界。再次，陸機論創作十分重視靈感的作用，他把靈感的產生歸之於「天機」。李善註云：「《莊子》：『玄曰：今子動吾天機。』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璋曰：『言天機者，言萬物轉動，各有天性，任之自然，不知所由然也。』這裏說明了陸機把「應感之會」歸之於「天機」，即是強調創作成敗決定於自然天資，而非人力之所能強求。這正是老莊思想影響的反映。

第二，關於《文賦》的理論是不是形式主義理論的問題。這也是正確評價《文賦》的重要問題。我個人認為《文賦》不是形式主義的文學理論，理由是：一，《文賦》重點論述文藝創作形式方面的問題，並不等於就是形式主義理論。是不是形式主義理論，主要看它是不是離開內容講形式，片面地追求形式美。而在這一點上，陸機是在內容爲主、形式爲內容服務的前提下講形式的，顯然沒有這種偏向。「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他是反對「遺理以存異」、「尋虛而逐微」的傾向的。他主

張情貌統一，體物相合，着重在說明形式如何充分爲表達內容服務，這怎麼能叫形式主義理論呢？二，陸機的創作實踐和創作理論雖有關係，但也不能等同起來。有的研究者認爲陸機的創作是形式主義的，因此他的理論也是形式主義的。這種推論似乎並不妥當。陸機的創作從思想內容上看，還是很有價值的。他的詩賦多數還是真實地抒發了自己思想感情的。他的文大部分也是有爲而作。不能以他的擬古詩是學習和模仿的產物，就說他的全部創作都存在這樣的傾向。同時，即使陸機創作中確有形式主義傾向，也不能因此就說他的理論也一定是形式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有矛盾在很多作家身上都存在着。這兩者並無必然聯繫。三，陸機《文賦》中的理論和六朝文風的關係問題。有的研究者認爲《文賦》講「詩緣情而綺靡」，主張「艷」，又提出會意尚巧、遣言貴妍、音聲迭代等，開創了六朝綺靡華艷的形式主義文風。這種說法也值得商榷。六朝重視藝術形式，這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如果我們聯繫文藝發展狀況來看，儒家是忽視藝術本身特殊規律的，六朝注意探討這方面的問題，是對藝術發展的促進，不能把重視藝術本身規律說成是唯美主義和形式主義。其實，陸機《文賦》中這些主張，在《文心雕龍》中都被肯定，而且有所發展。六朝文學確有形式主義和唯美主義傾向，但那是由於一些統治階級文人的片面提倡，違背了陸機提出的爲內容服務前提下重視形式的基本原則的結果。這顯然不能歸罪於陸機。相反，我們倒是應當充分肯定陸機這些主張對六朝文藝形式發展上所起的積極作用。

最後，我想談談《文賦》在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它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獨一無二的一篇

關於創作問題的專論，雖然不能與博大精深的《文心雕龍》相比，但從具體地全面地分析創作過程來看，又爲《文心雕龍》所不及。六朝是我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上最輝煌的時期，這個時期各家各派的文學理論批評可以說都受到《文賦》的啓發。摯虞的《文章流別論》就是進一步發揮了陸機論文體部分而產生的。劉勰的《文心雕龍》則更是全面地繼承和發展了《文賦》的內容。章學誠《文史通義·文德》篇說：「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倡論文心。」《文賦》的每一個論點，在《文心雕龍》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響。此點我在《談談關於〈文賦〉的研究》（收入拙作《古典文藝美學論稿》）一文中已作了詳細對比，此不贅述。齊梁之際的聲律派的基本美學思想也導源於陸機。沈約等人強調四聲八病，目的就是要使詩歌語言平仄相間，造成抑揚頓挫的音樂美。這個基本原則，和陸機提出的「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是一致的。蕭統在《文選序》中對文的概念的認識，也脫胎於陸機。陸機在論述各種文體時，沒有涉及經、史、子，蕭統編《文選》，也不收經、史、子，把政治、哲學、歷史著作和文學區分開來，這對探討文學的特徵頗有好處。蕭統對「文」的範圍的理解和《文賦》相一致，而與《文心雕龍》不同。此外，《文賦》重視創作過程中外物對人的感情的影響，這對劉勰、鍾嶸也有很大啓發。鍾嶸在理解「物之感人」時比陸機更廣泛，不僅是自然事物，還包括了社會人事。陸機重視感情在文學中的作用，強調詩歌是「緣情」的，這對整個六朝文學理論批評都有深刻的影響。陸機指出創作中要「因宜適變」，順於自然，包括對語言音節美也要求自然流暢，這對鍾嶸等提倡自然清新之美也有直接啓示。至於《文賦》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問題，如構思問題、靈感問題、繼承和創新問題、風格問題

題、結構問題等等，對後來整個文學理論批評的發展，都有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影響。因此，對《文賦》的歷史價值應該給予充分的估計。

著者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

二〇〇二年修訂

徵引書目

《唐陸柬之書陸機文賦》（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

《文鏡秘府論》（日本 遍照金剛）

《文選》（宋 淳熙 貴池 尤袤 刻本，紹熙 計衡 修補本，簡稱 尤本）

《李善註文選》（明 弘治 元年 翻刻 張伯顏 本，簡稱 張本）

《六臣註文選》（明 嘉靖 翻刻 茶陵 陳仁子 本，簡稱 茶陵本）

《增補》《六臣註文選》（明 萬卷堂 重刊 茶陵 陳古迂 本）

《重新雕刻》《文選》（長洲 蔣氏 心矩齋 影寫 宋 紹興 辛巳 建陽 崇化書坊 陳八郎 宅 刊本，有 江琪 序，簡稱 江本）

《文選註六十卷》（明 嘉靖 袁聚 嘉趣堂 本，簡稱 袁本）

《文選音註》（明 萬曆 乙未 刊本，有 瞿式耜 批）

《文選章句》（明 陳與郊）

《文選纂注》（明 張鳳翼）

《文選淪注》（明 閔齊華 註，孫月峯 評）

《文選尤》（明 鄒思明 評）

文賦集釋

- 《文選》(明毛氏汲古閣刊本,清何焯、俞正燮批)
《昭明文選六臣彙註疏解》(清顧施禎)
《文選舉正》(清陳景雲)
《文選音義》(清余蕭客)
《文選紀聞》(清余蕭客)
《賦鈔箋略》(清雷琳、張杏濱)
《文選理學權輿》(清汪師韓)
《文選》(清葉樹藩評)
《文選集評》(清于光華)
《昭明文選大成》(清方廷珪)
《文選考異》(清胡克家)
《文選考異》(清孫志祖)
《文選李註補正》(清孫志祖)
《文選理學權輿補》(清孫志祖)
《文選劬音》(清趙晉)
《選注規李》(清徐肇鳳)

- 《選學糾何》(清) 徐攀鳳
- 《文選課虛》(清) 杭世駿
- 《訂訛類編》(清) 杭世駿
- 《選學膠言》(清) 張雲璈
- 《文選拾遺》(清) 朱銘
- 《文選筆記》(清) 陳倬
- 《文選集釋》(清) 朱璠
- 《文選筆記》(清) 許巽行，有許嘉德案語
- 《文選旁證》(清) 梁章鉅
- 《文選箋證》(清) 胡紹煥
- 《陸士衡集》(晉) 陸機
- 《陸士龍集》(晉) 陸雲
- 《宋書》(梁) 沈約
- 《顏氏家訓》(北周) 顏之推
- 《文心雕龍》(梁) 劉勰
- 《詩品》(梁) 鍾嶸

文賦集釋

- 《南齊書》(梁 蕭子顯)
《周書》(唐 令狐德棻)
《史通》(唐 劉知幾)
《國秀集》(唐 芮挺章)
《韓昌黎文集》(唐 韓愈)
《李文公集》(唐 李翱)
《歐陽文忠公集》(宋 歐陽修)
《蘇東坡集》(宋 蘇軾)
《文章辨體序說》(明 吳訥)
《談藝錄》(明 徐禎卿)
《文體明辨序說》(明 徐師曾)
《升庵合集》(明 楊慎)
《四溟詩話》(明 謝榛)
《詩藪》(明 胡應麟)
《音學五書》(清 顧炎武)
《薑齋詩話》(清 王夫之)

- 《詩筏》(清 賀貽孫)
- 《義門讀書記》(清 何焯)
- 《師友詩傳錄》(清 王士禛)
- 《佔畢叢談》(清 袁守定)
- 《說詩晬語》(清 沈德潛)
- 《紀文達公遺集》(清 紀昀)
- 《詩學纂聞》(清 汪師韓)
- 《一瓢詩話》(清 薛雪)
- 《文史通義》(清 章學誠)
- 《學海堂文筆策問》(清 阮元)
- 《湘綺樓論文章體法》(清 王闈運)
- 《文選評點》(抄本)(黃侃)
- 《文賦註》(唐大圓)
- 《文論講疏》(許文雨)
- 《文選學》(駱鴻凱)
- 《文論要詮》(程會昌)

文賦集釋

《文賦釋意》(方竑)

《文賦義證》(李全佳)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王煥鑣)

《陸平原年譜》(姜亮夫)

《魏晉南北朝文學史參考資料》(北大中文係)

《中國歷代文論選》(郭紹虞)

《管錐編》(錢鍾書)

《陸機文賦疏釋》(徐復觀)

《陸機文賦校釋》(楊牧)

《文賦課徵》(王禮卿)